

研

經

言

上

中國醫學大成第一集

醫經類

研

經

言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研經言提要

清莫枚士撰。枚士字文泉。歸安同光時人。儒者論學。必先窮經。治醫亦然。醫書之
最古最難解者。厥爲內難傷寒金匱。及諸經。歸安莫枚士。素治小學。以研醫經有
年。乃輯衆說。考文析義。校註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衆症。釋
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
辨藥。因校註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
卷。名曰研經言。凡所論述。不特不故示高深。且不標新立異。洵爲啓迪後學之作。
陸公懋修。嘗言惟莫著能以經解經。以方求病。信然。是書袁焯首先選刊於醫學
扶輪報。再刊入裘氏醫藥叢書。炳章後得月河莫氏原刻本四卷。乃同裘氏刻本。
互相校勘。知莫氏原刻本卷四。有校正靈樞經脈篇文。讀經脈書後。讀仲景書書

後、傷寒論跋、傷寒論例跋、傷寒痙濕膈篇跋、傷寒太陽篇跋、讀金匱書後。計八篇十八頁。爲袁刻本所無。故本書從莫氏原刻足本。并錄袁序。增以圈點而刊行之。

袁序

莫枚士研經言一書。余從丹徒楊霽青先生抄得者也。全書四卷。凡一百五十餘篇。多釋經辨誤之作。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陸九芝陸心源二家序中已詳言之。余諷誦再四。覺此公之學。養卻優。不獨其疏證經義。獨具卓識。卽其評論近世名醫。如謂葉天士臨證指南。於溫熱脾胃最精等處。皆極平允之論。以視黃坤載陳脩園輩之一味泥古。抹煞先賢者。其相去爲何如耶。跡其生時。適當洪楊割據。天下大亂之時。故雖經鏤版。而所傳未廣。余曩讀世補齋醫書。卽知有先生此書。而四方尋覓。竟未得見。後承霽青先生賜覽。因得錄一副本。私心欲廣其傳。以公同好。故於醫學扶輪報神州醫藥學報中。皆擇尤刊布。誠以維持絕學。非廣爲流布。不能收效。今年春紹興醫藥學報社擬刊醫學叢書。以存國粹。貽書相囑。欲將此書刻入叢書中。因卽將所錄副本郵寄付刊。夫表彰前哲。刊刻遺書。原爲吾儕醫家之責。不足深論。獨是莫氏作此書時。卽當洪楊割據。天下大亂之時。而今日貴社刻此書時。又值天下大亂。禍至無日之候。豈天心不仁。降此鞠凶。旣塗炭其人。

民。復肆虐於醫籍耶。抑劫運有常。洪楊距今已六十年。前造此因。今日應有此果。耶。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貴社諸君子之用心。亦良苦矣。

丙辰首夏江都袁焯記於京口

陸序

余壻沈子彥模初自吳興來謁。卽盛稱其師莫枚士先生之醫學。余卽以拙著世補齋初稿介沈子正於先生。而先生亦郵寄所撰研經言屬校并索爲序。旣卒讀。乃嘆先生之學之博。識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有如此也。夫本經靈素。刊之三墳。旣非蓬心人所能領會。而如南陽一脈。以及脈經病源千金外臺之所言。則皆隨時隨地習見之病。而亦視爲烏篆蟲書。不可測識。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尙何醫之足云哉。君舉於鄉。不樂仕進。潛心小學。出其餘緒。以治醫家言。爲之審聲音。詳訓話。以經解經。復以方求病。遂乃病無遁狀。方無虛設。如君之學。若漫譽以高出時輩。則是誣君而已。豈知君者。君所著尙有數種。應請先以此冊付手民。俾今而後之病人。得遇識字之醫。而免夭札也。里居戢影。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行將鼓棹游苕霅間。登君之堂。以所學相質證。然亦匆匆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雪君門也。是爲序。

光緒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陸懋修拜撰

按先生於甲申四月刊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於此序多所增改。今謹錄其初稿。

陸序

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既遭多故。余以軍事馳驅南北。與枚士不聞者數年。及余奉諱歸。握手道故。則其氣益穆。其學益邃。且有不爲良相爲良醫之志。其言醫也。本小學以讀靈素。祧宋元而禰漢唐。與論學之旨同。余初驚詫其言。而卒無以易也。未幾出所著研經言。屬余爲序。夫先秦古書。存於今寡矣。幸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魯魚亥豕。非好學深思不能讀。而醫書爲尤甚。蓋近古多聞綴學之士。未必通醫家言。醫家者流。往往不識字。不讀書。而以醫爲市。卽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微言。或各執己見。而疎於考古。無惑乎醫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夭札也。枚士憂之。據說文以釋疝癩之殊。據玉篇以明癩癘之異。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則證之巢氏。症卽風癡。瘦削則證之周禮。定爲瘦消。而舊注之疎補焉。蛟龍乃龍咬之譌。虻咬有例。柔痊實惡寒之症。元本足徵。而傳刻之譌祛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醫之針砭矣。他日推其所學以治天下。所造豈可量哉。獨念予妄談經濟。無裨於世。及退而著書。亦無成就。讀枚士書。不能無愧於心也。

研經言陸序

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陸心源拜撰

自序

余於咸豐之季。避寇海上。時疫盛行。流民踵喪。盡無以救。始知醫之急於人也。而學之既有年。乃輯衆說。考文析義。校注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衆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繼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注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卷。名曰研經言。質之通人。以爲他日自鏡之資。余不敏。凡所論述。不敢故爲高深。獨標新異。惟務切近平實。求當乎古人之書之義理而已。記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書亦物也。讀而格之。以致其知。將爲診治地也。如曰有裨斯藝。以俟能者。茗川迂叟自序。

研經言目錄

卷一

原因	一
原賊邪	二
原風濕	二
原榮衛	三
原易	四
傷寒溫熱診治論	四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五
原瘴	六
原痧	七
原胎	八
成注傷寒論論	九

五志論	一〇
陰陽交并論	一一
蟲論	一三
溫疫總論	一三
瘧論	一四
尸疰疳蒸四大症論	一五
虛勞論	一六
傳尸勞論	一七
肺萎論	一八
正水風水診法論	一八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一九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

汗出下利消利八症異

形同診論……………二〇

思慮致遺論……………二一

病無純虛論……………二二

用藥論一……………二三

用藥論二……………二三

卷二

學醫說……………一

診訣說……………二

內經熱病說……………三

七傳辨誤說……………四

傷寒傷暑說……………四

湯液論……………二四

製藥論……………二五

藥驗論……………二六

古方用法論……………二七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二七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二九

古方權量有定論論……………三〇

癍斑互譌說……………五

古方癍蟲混稱說……………六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七

診虛須知勞極說……………八

溫疫說……………九

溫瘧說	一〇
溫瘧有三說	一一
黃瘧黑瘧說	一三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一四
三消說	一五
痺與瘖俳不同說	一六
癩說	一七
藏色單見說一	一八
藏色單見說二	一九
脾脈說	一九
是動所生病說	二〇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二一
雜病治法折衷說	二二
釋證名	二二

釋露	二三
釋瘞瘰	二四
釋喘	二五
釋癩	二六
釋淋	二六
釋疝	二七
釋膈	二八
釋痰	二八
釋散	二九
釋毛	三〇
釋代一	三一
釋代二	三一
釋鉤毛弦石溜五脈	三三
釋攢	三四

釋解休……………三四

卷二

伏衝解……………一

中風傷寒解……………二

秋傷於溼解……………三

傷寒論六經解一……………三

傷寒論六經解二……………五

傷寒論六經解三……………五

傷寒論六經解四……………六

陽明病胃家實解……………七

陽單解……………八

蟲怛解……………九

邪解……………一〇

釋服……………三五

邪哭解……………一〇

瘦削解……………一一

下利解……………一二

病遇節發解……………一三

陰脈陽脈解……………一三

晚發解……………一四

鼠瘻解……………一六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一七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一八

隱指解……………一八

陰陽附解……………一九

溫病脈法解	二〇
稟弱有石解	二一
玉屏風散方義解	二一
磁石治周痺解	二二
人參解	二三
桑白皮根解	二四
百合病用百合解	二五
仲景用桂枝例解	二六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	

卷四

素問平人氣象闕文辨	一
仲景法非北學辨	二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三

加湯解	二七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二八
大青龍湯 麻杏石甘湯	
越婢湯解	二八
小青龍湯解	二九
當歸四逆湯症解	三〇
侯氏黑散解	三一
天雄散解	三一
理中四逆方義解	三二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四
溫瘧辨	四
辨柔瘧不惡寒之誤	五

蛟龍病辨誤……………六

黃痺辨……………七

陰黃辨……………八

內風辨……………九

人迎氣口辨……………九

千金辨誣……………一〇

君火相火辨……………一一

龍雷之火辨……………一二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一三

金匱水菖荈辨……………一四

常蜀截瘧辨……………一五

癘螺痧辨……………一五

駁元陰……………一六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一七

駁臨證指南二條……………一八

十三科考……………一九

金匱馬刀考……………一九

命門考……………二〇

胞門龍門玉門考……………二一

白虎病考……………二二

羊脛骨考……………二三

四十難義疏……………二四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

文并補注……………二四

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二七

讀經脈篇書後……………三八

讀仲景書書後……………三九

傷寒論跋……………四〇

傷寒論例跋……………四一
傷寒論溼暍篇跋……………四二

傷寒論太陽篇跋……………四二
讀金匱書後……………四三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 枚士述

江都 袁 焯 桂生 重錄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校刊

卷一

原因

百病之因有八。一邪氣。二水濕。三鬼神。四蟲獸。五器物。六飲食。七藥石。八人事。前五者在身外。後三者在身內。而入綱之中。各有數目。邪氣之屬。有風日霧瘴。有寒暑。水濕之屬。有露雨。有水。鬼神之屬。有衝擊。有喪屍。有精魘。有禍祟。蟲獸之屬。有咬螫。有影射。有遺毒。有觸氣。器物之屬。有金鏃。有打壓。有觸傷。有湯火。飲食之屬。有禁忌。有過多。有五味所傷。有中毒。藥石之屬。有服藥過劑。有藥誤。石毒鴉片。人事之屬。有喜憂欲恚恐。有行立坐臥。舉重閃挫。墮隊跌仆。總計其目。二十有餘。擬

引古論。衍成一卷而未遑也。略序於此。

原賊邪

賊邪者。太一衝方之氣。因太一之氣不能自旺而來也。自太一言之曰虛風。自衝方言之曰賊風。自受於人言之曰虛邪。亦曰賊邪。經云。邪氣者。虛邪之賊傷人也。是也。病源云。冬至之日。有風從南方來曰賊風。以此推之。則春分西風。夏至北風。秋分東風。季春西北風。季夏東北風。季秋東南風。季冬西南風。皆賊風也。其法不取五行生剋。而用八方對衝。一九相對。故子午衝而寒熱可以互勝。凡熱極反寒。寒極反熱之病。準此。三七相對。故卯酉衝而溫涼可以互勝。二八四六相對。二坤熱土。八艮寒土。四巽溫土。六乾涼土。坤巽得溫熱之氣。則皆濕土。艮乾得寒涼之氣。則皆燥土。濕土漸於辰。旺於未。燥土漸於戌。旺於丑。故辰戌丑未衝。而燥濕可以互勝。靈九宮八風篇文。及素委和之紀。皆於三五段。及乙丑乙未歲災。七宮十五段文義。蓋如此。其原出於九疇八卦也。

原風濕

漢鄭康成注書洪範曰。風中央土氣。此言最的。土旺四時。故春溫。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之氣。皆於風見之。以五行言。曰五氣。以六元言。曰六氣。以四時言。曰四氣。以五方言。曰五風。以八方言。曰八風。自其偏勝者言。曰五邪。自六氣之偏勝者言。曰六淫。皆此一風。乃天地所以生萬物。長萬物。茂萬物。收萬物。藏萬物者也。此氣失和。則病萬物。而又徹乎四時。故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以其氣散發。故經又以風爲木氣。而屬之春。猶濕亦爲土氣。而經或屬之秋也。夫濕有數種。第古人於水土之蒸氣。正謂之濕。而五氣之濕。統於風。水穀之濕。直云水若飲。分別綦嚴。近世概以濕目之。然古人治濕之方。不可以治今之所謂濕也。

原榮衛

人有三氣。衛氣據素問注。出於上焦。榮氣出於中焦。二者皆氣也。二氣合行於心肺之間。則積而爲宗氣。本無形質。必有所附麗以行。故榮行脈中。附麗於血。衛行脈外。附麗於津。惟血隨榮氣而行。故榮氣傷則血瘀。津隨衛氣而行。故衛氣衰則津停。治血以運化榮氣爲主。治唾以溫通衛氣爲主。知乎此而營血衛氣之說。可

以息矣。且也。血所以濡脈。津所以濡筋。傷寒汗後四肢拘急而榮之行。自手太陰始。故靈經脈篇序十二經。以手太陰爲端。衛之行自足太陽始。故靈經筋篇序十二經。以足太陽爲端。知乎此。而心榮肺衛之說可以息矣。衛出上焦據王素問注今靈樞經上作下誤

原易

病之得於歲氣者。一自正氣來。一自時氣來。正氣爲病。以傷寒傷暑爲最著。時氣爲病。以冬溫寒疫爲最著。皆以其極偏也。正氣太一方之王氣。本不病人。而人自觸之。謂之以人干天。時氣對衝方之戾氣。本能病人。而人適中之。謂之以天令人。以人干天。則觸之者病。而不觸者無與焉。以天令人。則中之者固病。而不中者卽染之。人氣處於獨。天氣統於同。所以正氣病無易。時氣病有易也。正氣雖過中而非厲。時氣卽稍弱而已毒。所以正氣病。縱如傷寒傷暑之重而不易。時氣病。縱非冬溫寒疫之重而亦易也。今傷風欬嗽有相易者。以此。欬嗽亦自時氣來。

傷寒溫熱診治論

所以謂傷寒熱病有別者。別於診。不別於症。別於法。不別於藥。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溫身熱。得之傷暑。診之別也。然而傷寒傳變。則亦身熱。傷暑發狂。則亦氣盛。非症之無別者乎。淺人誤認。職是故耳。傷寒皆先汗後下。溫熱或先下後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於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更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爲熱。倘或過治。舍乾薑。附子。更用何藥以溫之。人生之患。縱有萬端。本草之數。止此一定。藥可通用。方何獨不可通用。近之解傷寒論者。執其中之白虎黃芩等湯。以證此書之兼出溫熱治法。彼將謂傷寒病。始終不宜寒藥。溫熱病。始終不宜溫藥乎。噫。醫可若是之固哉。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寒之爲氣。雖截然與熱對峙。而其傷人也。則隨人虛實而爲病。其人實則寒不能深入。但著於皮膚。而閉其腠理。卽不得不熱。其人虛則寒無所隔礙。遂過乎肌表。而達於藏府。卽不得不寒。苟取素風論之旨。繹之。卽知仲景方論寒熱雜見之故。

矣。若素熱論。人傷於寒。則爲病熱云云。乃專主寒邪在經之常法。以答篇首六七日之問。不兼直中言。與仲景爲寒字盡致者義別。河間泥此。遂謂傷寒有熱無寒。概指通脈理中等症。爲得之寒藥誤下。非惟厚誣仲景。并誤會內經也。寒之乘也。猛於他氣。故例曰。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河間乃謂溫熱涼寒。皆取傷寒而分其微甚。是以傷寒爲四氣病統稱。豈其然乎。寒之藏也。歷春至夏。則陽氣大泄。而不能復留。故例止云寒毒藏於肌骨。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河間乃續之曰。秋變爲濕病。冬變爲正傷寒。如此任意增改。其不足與語傷寒也明矣。

原瘴

古者於隔蔽之義。字止作障。說文云。障。隔也。是也。其作瘴作鄣者。係通借字。由是山之隔蔽者。卽易卜以山而作瘴。其因山之隔蔽。致少風多濕。蒸而爲氣。足致民病者。又易山以疒而作瘴。觀於字孳之義。而瘴之屬濕可知已。瘴取隔義。則與地氣發。天不應之霧相似。而與天氣發。地不應之霧爲對。但患霧氣者。千金自有症

治。與治瘴之度障散不同。足徵近世混瘴於霧之非。病源通瘴於疫。余見東洋足本。於青草黃芒瘴候。較中國本多四百餘字。所列瘴病。證治獨詳。第其稱嶺南之瘴。猶如嶺北傷寒。似戾乎他論。當是指其盛行之勢相例耳。故其病不隸於傷寒諸候。而隸於癘疫。要之濕疫乃疫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疫也。外臺又呼瘴爲瘧。要之濕瘧亦瘧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瘧也。聖濟總錄論瘴與巢王異。而診治加詳。亦足補前人所未備。大抵瘴之發也。自有挾寒挾熱二者。寒者白芷桂枝防風檳榔等。已在度障散方中。熱者犀羚。見本經及綱目集簡方。江南山多之地。其瘴雖不比嶺南之甚。然塗泥卑濕。水氣適爲瘴助。往往於溫及暑病發時。錯出其間。故尤於犀羚宜也。三吳老醫善使犀羚。蓋自此始。相沿既久。遂有混施之而失當者。

原痧

詩疏謂江南有射工。一名短弧。含沙射人。病源卷二十四。分其種類爲射工、沙虱、溪毒三者。其中人狀皆如傷寒。有惡寒體熱。四支拘急。頭痛骨痛。屈申張口。欠坎等候。本草綱目四十二。溪毒、射工、沙虱毒三者相近。俱似傷寒。故有挑沙刮沙

之法。其腹痛悶亂。須臾殺人者。謂之攪腸沙。據此諸說。則痧本作沙。卽指射工所含者言也。其沙着人肉。則或挑或刮以出之。證治相符的有明徵。後人踵用其法。不能灼知是否爲射工病。但見惡寒發熱。狀如傷寒者。卽用之。於是治痧之法。遂混入治暑中。所以誤者。以射工毒亦盛行於夏故爾。然夏月人氣自虛。倘非沙毒而用刮挑。則邪氣被却不得出。有因而增病者矣。診者審之。至沙加疒旁作痧。而近醫遂云感觸痧穢。乃天地間另一種氣。此所謂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也。

原胎

胞宮血氣之生源。有靈機故有化機。不可有一物入留其中。有之則血氣隨物而裹。卽令經閉腹大。謂之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內外之別。由內入留者。本氣所結。故無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氣所感。故有所成。二者皆於經行初淨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當經行後。感男子之精。卽成爲人。感蟲蛇異物之精。卽成爲蟲蛇異物。至其生時。皆有可驗。此自外入留者二也。其自內入留者四。一爲氣。多怒之婦。當其經行胞淨。氣乘虛入。則血與氣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氣胎。治之下其

氣而消。一爲液。多痰之婦。當其經行胞淨。痰乘虛入。則血與痰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爲水。靈樞謂之石瘕。與氣液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爲血。當經行時。或因舉重。或因犯房。致經事不卒。血瘀胞宮。亦令人經閉腹大。絕似真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係婦人本氣所結。法與感異。而與積聚同。細攷病源八瘕。及魏之琇續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彪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夢寐。非真有施泄焉。得似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人瘵死。亦非有所施泄焉。得似胎。以今俗稱痰胎爲鬼胎。推之。疑病源所云鬼者。亦對人言之耳。但須分別此五者。方能各盡其法。如概予以統同之號。卽概施以安鎮之藥。多不效也。嗟乎。醫學不明。難免閨門不白之冤。仁者可不究諸。

成注傷寒論論

王叔和之次仲景論也。有義有例。各以類從。無可議者。成氏卽用其本。故與玉函經次同。其六經六篇。又與千金翼次同。由晉而唐而宋。卽此本卽此次也。何自明以來。諸家竟以顛倒移易爲能哉。夫成氏至八十歲始注此書。則見聞廣。閱歷深。

宜其辨別之精若此。然於脈證方藥則當。而於章節義例則疎。如六經篇首。不注明太陽陽明等之謂何。與太陽諸症獨舉頭項強痛惡寒以爲端。陽明諸症獨舉胃家實以爲端之義云何。若平脈法寸口跌陽兩脈迭舉。經意自有所指。成則各分段隨文以注之。使讀者茫然不知其何謂。凡此皆成氏之疎。欲窮經者。尙須參考病源千金等書以自得之。勿墨守一家也。

五志論

人應乎天。天有元陽。元陽者升於春。春時陽半在下。陰半在上。陽氣欲升而不能遽。越當旺而不能自如。則有雷霆以彰之。人應之爲事未遂。其志拂拂然怒之象也。春應肝。故肝爲怒。怒生於恨。成於憤。恨而不已爲怨。爲慍。爲恚。憤而不已爲奮。爲發。爲自強。元陽者泄於夏。夏時盛陽在上。微陰在下。陽氣盛滿於己。而若自得。輕易乎陰而不措意。則有炎暑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已遂。其志怡怡然喜之象也。夏應心。故心爲喜。喜生於盛。成於玩。盛而不已爲舒緩。爲隋。爲安。玩而不已爲狎侮。爲愾。爲自足。元陽者平於中央。此時陰陽和勻。既籌及於陽之勝。又預計夫陽

之敗。則反覆以存其變焉。人應之爲思。患而預防。又土爲萬物所歸。和者偏者皆歸之。春氣溫而極於季春。夏氣熱而極於季夏。秋氣涼而極於季秋。冬氣寒而極於季冬。靜觀以持其常焉。人應之爲閱。歷多而是非熟。二者思之象也。中央應脾。故脾爲思。忘生於先。成於後。先事而思。爲慎。爲戒。爲畏。爲自虛。後事而思。爲樂。爲慕。爲智。爲自矜。二者皆思之所爲。如是則勞矣。故脾主勞。元陽者收於秋。秋時陽半在上。陰半在下。陽氣就衰。而日受陰之剝。已退。而日視陰之長。則有悽切之氣。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將敗。其志慙慙然。憂之象也。秋應肺。故肺爲憂。憂生於慮。成於悔。慮而巳。爲拘。爲愁。爲不安。悔而巳。爲悲哀。爲哭。爲自咎。元陽者藏於冬。冬時微陽在下。盛陰在上。陽氣避陰之方。張而不出。防陰之滅。己而自懼。於是乎水冰地坼。寒風冽凜。而陽氣惟不樹聲色以避之。人應之爲事。已敗。其志惕惕然。恐之象也。冬應腎。故腎爲恐。恐生於暇。成於怯。暇而巳。爲退。爲優游。爲呻吟。怯而巳。爲愧。爲伏。爲自餒。

陰陽交并論

陰陽交并二者。乃熱病表裏俱實者之診法也。其表裏俱實而復相連互曰交。續自分清曰并。陰交者裏實較盛。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并陽則初似陰交。而復得汗脈漸靜。以裏散表解也。陽交者表實較盛。故脈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陰則初似陽交。而一得汗散熱即泄。以表解裏微也。故交者皆死。并者皆生。脈經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也。得汗上當有復字。脈經靜。太陽病脈反躁盛者是陰陽交死。復得汗脈靜者生。又曰。熱病已得汗脈尚躁盛。大熱汗之雖不出。若輕是謂并陽。故活皆言復汗也。此合陰交與并陽言之。又曰。熱病脈常涉上而誤。各本常作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躁盛得汗出者生也。此合陽交與并陰言之。陰極陽極。即裏實盛表實盛之謂。大抵表裏俱實之症。不交則并。不并則交。死生之關。捷於反掌。史記倉公傳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繹倉公不交并陰四字。則知其轉易間難逆料矣。診交之法。又有進退。諸證在脈經中。此皆診訣死生之要。切宜究之。復得汗以症言。非以治言。故有下之而始終得汗。

素問所言。實止是陰交。於陽交無涉。統稱陰陽交者。猶男之陰易。女之陽易。統稱陰陽易也。

蟲論

三尸九蟲。與人俱生。無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癥瘕門之驚癥、蛇瘕、雞雞。及諸瘕門之蜣、蝮、蚘、蟪、螻、蟻等名。皆因飲食而假外之蟲氣以生。其結於腸胃之募原爲癥瘕。散於經絡爲瘕也。至若五臟之勞。有五藏之蟲。五色之風。有五色之蟲。則並不假於外之蟲氣以生。若曰人身血肉可化異類。毋乃誕乎。此必假內之蟲氣以生也。內之蟲氣。三尸九蟲是也。大抵邪入而與三尸九蟲相感。則孕而生蟲。猶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藏所稟五行氣應之也。夫何足怪。病源卷二十三云。尸蟲常接引外邪。爲人患害。又陰尸者。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如蝦蟆。經宿與身內尸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忍者。多因天雨得之。此外邪與尸蟲相感之證。風勞生蟲亦猶是也。知此始可與論尸注疔蒸諸大症。若僅執熱極風生之說。猶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况以隋唐言蟲諸論爲不經而棄之哉。

溫疫總論

寒與熱爲定名。溫與疫爲虛位。傷寒例雖以溫兼正氣。疫貼時氣。其實溫者蘊也。疫者役也。苟有蘊蓄在內。而其病如相役使者。不論寒熱。皆得稱爲溫疫例。據時稱以示別。不必泥看。能知此義。而後百家之言溫疫者。可一一以意逆之也。夫溫與疫既爲虛位。則其爲病不一。但因於寒暑。而又有四時不正之氣。挾之。則爲天行溫疫。屬傷寒。若因於寒暑。而又有山川林谷。及天地雲霧之氣。抑之。則爲瘴疫。溫瘴亦通稱爲溫疫。因於寒暑。而又有鬼神之氣。乘之。則爲癘疫。亦稱溫疫。屬雜病。若因於寒暑。而又有飲食之氣。間之。則發爲雜病。如霍亂瘧疽之類。皆不稱爲溫疫。屬雜病。條分縷析。而後溫疫諸雜出之論。不至目炫。此溫疫數者中。惟鬼神一因。與因於寒暑者。言多相混。近世不能分別。須細參病源卷十。癘疫瘴氣兩候。及千金卷九。辟溫篇。自明病源。癘瘴不與溫病同篇。而另列爲一卷。千金以兩溫分居二篇首尾。豈無意哉。而鬼神之不兼溫疫者。自屬中惡。與傷寒法無涉。猶瘴不兼溫疫。但爲之瘴。飲食不兼溫疫。但謂之傷。飲食而已。

葉案治瘧不用柴胡。徐評非之。解之者曰。治傷寒少陽正瘧用柴胡。治秋間寒熱類瘧不用柴胡。泉應之曰否。不然。素瘧論以夏傷於暑爲端。而餘瘧附焉。是秋間寒熱之爲正瘧。經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經說。外臺旣列病源之論。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鮮用柴胡者。可見謂秋間之寒熱不用柴胡。則是。而指爲類瘧。則非。仲景於少陽篇明言往來寒熱形如瘧狀。如瘧二字。正類瘧之謂。少陽症之爲類瘧。出於仲景親口。今反指爲正瘧。何耶。但諸醫猶止誤於論症。徐氏則并論治亦誤。何以言之。傷寒邪從表入。其裏無根。以柴胡提之。則出。夏秋之病。新涼在外。而蘊暑在中。其裏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則外邪雖解。而內熱卽升。橫流衝決。不可復制。往往有耳聾目赤。讖語神昏。汗漏體枯。延成不治者。不得不以徐說爲淫辭之助也。噫。亦究古訓而已矣。

尸注疴蒸四大症論

五尸。五注。五疴。五蒸。雜病中四大症也。仲景傷寒始言蒸病。金匱狐惑實開疴症。而走馬湯治飛尸。獼肝散治冷注。已略具大綱矣。至巢源肘后千金外臺諸書。始

暢厥論。以爲內科專家最重之任也。近世書中鮮有之。非近世無此四症也。醫者遇尸疰詭以肝氣目之。遇疝蒸詭以勞病目之。相沿既久。遂不措意。因不列名耳。然尸疰二字。涉於不祥。疝蒸二字。僅見兒科。今若稱此以告諸病家。及加諸年壯。不幾駭人聽聞乎。古名誠難復也。但須於肝氣一門。知有尸疰二症混其中。於勞病一門。知有疝蒸二症混其中。隱其名而存其實。則臨症了然矣。至古人治此四症之效方。亦欲爲大醫者所不可不備也。

虛勞論

今之所謂虛勞。古之所謂蒸也。古之所謂虛勞。今之所謂脫力也。金匱必列虛勞者。以見傷寒自有因脫力得者也。俗稱脫力傷寒。本此知此。而金匱虛勞諸方能用之矣。俗稱脫力不專指疲勞。言凡五勞皆在其中。脫力有成痼疾者。有在一時者。有着一處者。苟因勞傷氣血不復。皆得稱爲虛勞。人但泥於弱症損症之不起者爲虛勞。而不知彼特其一端也。若一時一處之虛勞。則或待治而後愈。或不治而自愈。無甚足異。第既有虛勞之因。風寒隨而入之。金匱本爲風寒盡其變。故渾言之曰虛勞。不復分

別其爲何勞。推而準之。傷寒勞復。乃虛勞之在一時者。亦不分別其若者爲操作之勞。若者爲房室之勞也。依義本當列此篇末。編傷寒論者。欲其便覽。移置如此耳。他如脈經云。病人一臂不隨。時復轉移在一臂者。此爲微勞。營衛氣不周故也。久久自愈。乃虛勞之着一處者。亦不分別其爲何勞。亦以有本病可列故也。此經又有勞瘧。千金外臺有勞嗽勞聾。凡在一時及着一處者。皆仿此。讀古人書。須辨其名以究其指。醫亦如之。誠能知此。何至以建中湯等方。誤投之。蒸病也哉。

傳尸勞方論

外臺始有傳尸勞之名。歷宋至今。皆著於錄。嘗欲問其爲何病。則諸老醫無能言之者。及泉習之有年。乃知傳尸勞者。合尸疰疢症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體虛受邪。入感尸蟲。於是沉沉默默。無處不惡。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時名之爲尸可也。甚而發熱喘促。顴赤。名之爲蒸可也。及其項間生塊。唇口喉舌皆瘡。名之爲疢可也。至差而復劇。死而傳人。則爲疰矣。備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據見在爲言也。古人殮殍無辜。伏連尸疰等稱。亦各據一端爲言也。余幼時胞姑有病。此死者。及長而

嫡妹又病此死。然皆不傳染。殆相似而未的者歟。要之已備尸疰蒸三大症矣。遇是症者。倘能分別論治。其於古方清熱調胃殺蟲諸法。庶不貽誤。特未必其果愈耳。

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其外症以欬而唾白沫者爲真。病源或兼欲欬不能欬及嘔逆小便言之。成無己注傷寒論。則以咽喉不利唾膿血爲肺萎。皆非的候。惟外臺引許仁則云。肺萎之狀。唾白如雪。細沫稠黏。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爲的當。若巢成所說。乃其兼症。或有或無。未可必也。肺萎病當屬六極。氣極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後。骨蒸之餘。其甚者白沫中帶血。且或帶膿焉。故金匱云。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萎。數實者爲肺癰。仲景以脈之異。辨其症之同。亦可知膿血不獨肺癰有之。詳余所撰證原中。

正水風水診法論

目裏腫。頸脈動時。效諸症。正水與風水同。但有此諸症。而按其腫上。隨手起者。正水不起者。風水。以此爲別。且必股冷腹大。乃爲正水已成。則正水重於風水也。靈水脹水始起也。目裏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效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腫。谷本種作腹今從病源引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金匱水氣視人之目裏上微腫。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咳。按其手足上陷不起者。風水。文義甚明。病源於水腫。全據靈樞於風水。全據金匱。分別當已。惟風水久久變成水病。則亦按之隨起。故肘后方曰。水病之初。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俛頸脈動。股裏冷脛中滿。按之沒指。腹內轉側有聲。此其候也。不卽療。須臾身體稍腫。腹盡脹。按之隨手起。則病已成。非與經違也。葛意以風水爲正水之初起。而渾言之曰水者。亦以有股裏冷一症耳。實與諸經相成也。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千金及外臺引金匱黃疸篇文。皆以硝礬散症爲女勞疸。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病源則曰女勞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因大勞大

熱而交接竟。卽入水所致也。黑疸之狀。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變成黑疸。據疸說則金匱硝礬散症。經文當斷自旁光急以下十六字屬黑疸。獨日晡發熱惡寒。爲女勞疸的候。餘則女勞疸。久久變爲黑疸之候也。如此疏解。則於經文得之二字。及因作二字。語氣極合。巢氏真善會仲景意者。其硝礬散本是治黑疸之方。以黑疸與女勞疸同治。故金匱不別言之。近效之說。信而有徵。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異形同診論

亡血之大症四。吐衄便溺是也。亡津之大症四。嘔利消汗是也。吐血出於貫門。與嘔吐同。衄血名爲紅汗。與汗出同。便血出於魄門。與下利同。溺血出於胞。與消利同。八症以四屬之。殊途而同歸。爲亡津亡血之最大者也。靈樞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津血同類。又手陽明主津。足陽明主血。是津血又同經。津血之爲物既同。故八症之爲診從同。八症之由熱得之者。並以見陰脈及陰症爲欲已。見

陽脈及陽症爲未解。其由寒得之者。並以見陽脈及陽症爲向愈。見陰脈及陰症爲將脫。俱詳靈素脈經等書。不贅引。凡辨症有當分而觀之者。如痰飲篇是也。有當合而觀之者。如此篇是也。

思慮致遺論

心藏神。脾藏智與意。腎藏精與志。人之思慮。智意主之。智意之運用。神主之。故或曰思慮傷心。或曰思慮傷脾者。舉一言之也。究之思慮之始構也。則因心以令脾。及思慮之既竭也。則因脾以累心。是傷脾重於傷心矣。大抵五志所傷。每以過極而氣并。思慮之過。氣并於脾。故經曰思則氣結。并乃結也。五行土剋水。水主冬。爲閉藏。脾實則有火。火性發洩。以過極之實。乘受剋之虛。以發洩之性。變閉藏之常。而復以脾病累心之故。處以無主之神。於是乎恍惚離散。而精以泄。經云。有餘則夢。予脾以氣。并而見爲有餘。故夢以精予人也。論是症者。自當以脾火上蒙心神。下剋腎水爲正。或概執諸熱屬心之說以相列。見其與五行生剋之理不合。遂據易水火既濟未濟二卦。證成心腎不交之論。豈知易象止取貞悔爲義。並非實事。

若移此以論病。則大畜天在山中。大壯雷行天上。亦將信爲事之所有。而以肺入脾中。心行肺上者。擬其病象何如乎。夫立論當取其推而皆準者。

病無純虛論

以人之虛。因天之虛。爲賊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寒。自秋分至春分之熱是也。以人之虛。因天之實。爲正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熱。自秋分至春分之寒是也。總言之。則寒熱二者以應二氣。析言之。則寒熱涼溫四者以應四時。而皆生於風。故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之溫者必挾濕。其涼者但爲風。與寒熱分主四時。靈九宮所謂春濕夏熱秋風冬寒是也。然濕與寒熱。惟當其王時則有之。而風乃四時皆有。故風之病人。獨多人。以勞役解脫。喜怒陰陽。飲食醉飽。人鬼驚恐。跌打墮壓。蟲獸咬傷。而致虛。有一於此。則風卽湊之。其在濕與寒熱之令。及有賊邪時者。亦各湊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第旣湊之後。反見爲實。其爲狀也。有相半者。有相過者。無純虛也。惟大病被汗吐下後。邪去而氣血不能遽復。及婦人新產後。而液去。而形氣不足以充。則純虛。然一在病後。一則非病。不可以治病之法治之。夫

病無純虛。則方無蠻補。無足怪者。或難之曰。老年聾盲。非純虛乎。答曰。此亦風也。老年血氣當衰。藥不能托。且托之而後者。乘虛續至。故永不愈耳。其不愈者在虛。其爲病者仍屬風。

用藥論一

藥性有剛柔。剛爲陽。柔爲陰。故剛藥動。柔藥靜。剛而動者。其行急。急則迅發而無餘。其起疾也速。其殺人也亦暴。柔而靜者。其行緩。緩則潛滋而相續。其起疾也遲。其殺人也亦舒。無識者好爲一偏。其害不可勝言。而中立者。因有牽掣之說焉。豈知柔者自遲。不能強之使速。剛者自速。不能強之使遲。遲速並使。遲者必讓速者。以先行。下咽之後。但見陽藥之行。陽不見陰藥之行。陰若病宜於陽。則陰藥初不見功。而反釀禍於陽藥已過之後。若病宜於陰。則陰藥未及奏效。而已顯受夫陽藥反掌之災。是以中立者亦謬也。總之。對病發藥。斯爲行所無事。

用藥論二

凡藥能逐邪者。皆能傷正。能補虛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出於某經者。皆能引邪入於某經。故麻桂發表。亦能亡陽。苓瀉利水。亦能燦津。於此知無藥之不偏矣。惟性各有偏。故能去一偏之病。若造物生藥。概予以和平之性。何以去病乎。夫亦在馭之而已。馭之能否。全在醫者識症有定見。俾逐邪者。辨其正之虛不虛。而邪去正自復。補虛者。知其邪之盡不盡。而正勝邪難干。斟酌輕重之間。分別後先之次。神明於隨症用藥四字。方法之能事畢矣。何必朋參芪而仇硝黃哉。

湯液論

湯液亦飲也。素經脈別。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朝百脈。行精於皮毛。毛脈合精。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精並行。其言飲入胃後。上下先後分布之序。即藥入胃後。與病相當之理。以其先布於上。故遇輕清之藥。先發而與上病相當。但先發者先罷。至水精四布。而後輕清者已無力矣。其不能治下。而亦不足礙下者勢也。若重濁之藥。其發既遲。當其輸脾歸肺之時。尙未盡發。必至水精四布。而後藥力始畢達。而與下病相當。此輕清治上。重濁治下。

所由分也。經曰：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皆取藥發遲速部位高下爲義。其入藏者，亦止云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如酸先入肝云云，不必不入他藏也。後人不知古人製方之意，遂謂某藥入某經，某藥兼入某經，則試問胃氣被藥氣使乎？抑藥氣被胃氣使乎？夫固不辨而明也。乃或誤宗其說，如桂枝湯方見其主治太陽病多，因以桂枝爲足太陽經藥，殊不思太陽病亦用桂枝，而真武理中四逆皆有加桂之例，吁可怪也。總之湯液治病，分氣味不分經絡，與針法大異。

製藥論

自雷斅著炮製之論，而後世之以藥製藥者，愈出而愈奇。但因此而失其本性者，亦不少。藥之有利必有弊，勢也。病之資利不資弊，情也。用之去弊勿去利，理也。古方能使各遂其性，如仲景小半夏湯類，凡生薑半夏並用者，皆一時同入之，非先時專製之。正欲生半夏之得盡其長，而復藉生薑以隨救其短，譬諸用人，自有使貪使詐之權衡，不必胥天下之非材而盡極桎之，使不得動也。各遂之妙如此，若

後世專製之法。在臨時修合丸散而卽服者猶可。倘預製備售。則被製者之力已微。甚而至再至三至十餘製。則取其質而汨其性。其能去病也幾何。近見人治痰瘧。肆中求半貝丸服之無效。取生半夏。貝母爲末。和薑汁服之卽效。但微有煩狀耳。於此可類推已。或薄古法爲疎。盍思之。

藥驗論

凡中病之藥。服後半日許。可驗其當否者。大法有三。一則藥到病除。如靈樞不得臥。用半夏秫米覆杯卽臥。及他方所云。一劑知。二劑已者是也。一則服藥後。別生他病。非藥之祟。正是病被藥攻。拒之使然。如傷寒論。太陰病服桂枝湯。反煩。風濕相搏。服朮附湯。其人如冒狀者是也。一則服藥後。所病反劇。非藥之誤。正是以藥攻病。託之使然。如證類本草成訥進稀簽丸方表云。臣弟訴患中風。五年服此丸。至二千丸。所患愈加。不得憂慮。服至四千丸。必得服。至五千丸。當復丁壯是也。第一驗人所易知。其第二驗。恆易令人疑惑。自非識病辨脈。確有把握。必將改易方法。以致轉輾貽誤者有之。若第三驗。則必訾之議之。因而集之矣。然數十年目見。

耳聞第三驗最多。如傷寒初起。及瘧痢方盛之時。投以中病之藥。往往增劇。第二驗次之。第一驗最少。世人狃於第一驗之快。而欲以概其餘。噫。此事真難言哉。

古方用法論

古者每方各有主藥。用其主而進退其餘。可云從古某方加減。如用其餘而去其主。卽不得稱某方矣。仲景理中湯。一名治中湯。蓋取別錄人蓯調中兩字。是人蓯乃其主藥也。桃花湯取赤石脂。一名桃花石爲義。是赤石脂乃其主藥也。若去人蓯。赤石脂。用其朮乾等。而稱理中桃花。則失其義。而襲其名。陋乎不陋。非獨經方爲然也。雖後世亦有之。丹溪治六鬱越鞠丸方。以川芎。山梔爲主。緣川芎卽左傳鞠窮。山梔本草一名越桃。故各摘取一字以名之。以見能治鬱者之全在乎此。若不用芎。梔。用餘四味。尙能再稱越鞠乎。本草經用之藥。僅四五百種。而自漢至明。方以億萬計。隨舉數味以成方。皆當有合於古。舉其相似者。反遺其相同者矣。昔徐靈胎誚葉天士用局方逍遙散而去柴胡。非以此哉。學者可以類推。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諸瀉心皆從小柴胡來。小柴胡以柴、薑、治半表。芩、苓、甘、半、治半裏。茲則去其治半表者。參用陷胸法。而隨建主藥。故當分數類觀之。半夏瀉心湯。即小柴胡去柴、薑之治表。加乾薑、黃連以和胃也。其生薑瀉心湯。與甘草瀉心湯。皆即半夏瀉心湯原方。而主藥略增。從金匱三方不外乾薑、黃連者。以此祛心下痞。乃胃虛上逆所致。與表陷之痞不同。故重在和胃也。其主藥皆在小柴胡中。自爲一類。其乾薑黃連黃芩人蔞湯。則截半夏瀉心之半而爲之。其黃連湯。又即半夏瀉心去黃芩加桂枝者。但二方皆重用黃連。使與乾薑並視半夏瀉心爲小變也。黃芩湯。即截小柴胡之半而加芍藥。以治腹痛。其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即小柴胡去柴、苓、加芍藥也。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黃芩。自爲一類。旋覆代赭湯。即小柴胡去柴、苓、加旋、代、增薑、減棗者。故以旋代命名。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蔞湯。即小柴胡去柴、苓、加朴、增薑、減棗者。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生薑。自爲一類。其橘皮竹茹湯。即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蔞湯去朴、半。加橘皮、竹茹、大棗。增甘草。故以橘皮竹茹命名。其橘皮湯。即取其方中二味爲之。二方自爲一類。小半夏湯。乃抽小柴胡方中治嘔之品。而倍其分者。其生薑半夏湯。即半夏之法。而小半夏加茯苓湯屬焉。其半夏乾薑

散。卽生薑半夏湯去生薑加乾薑者。意固重在溫胃。與生薑溫經略殊。而大半夏湯。卽半夏乾薑散之變焉者也。其乾薑人蔘半夏丸。卽半夏乾薑散加人蔘倍半夏者。六方皆從小半夏湯來。主小柴胡中之半夏自爲一類。瀉心湯。自大小陷胸來。大黃黃連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去黃芩。附子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加附子。三方不外大黃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表邪內陷所致。與結胸之義相同。而與半夏等三方痞症不同。故重在下實。乃由瀉心而將入承氣也。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胃實則不調。承氣意在調胃。故或以調胃二字冠之。大黃下一切積。芒硝軟一切堅。考之本草。皆屬蕩滌腸胃之品。故仲景合二味以治胃實。而一切病胃實者。準此。其用甘草。不過和硝黃之味而已。不必泥和中益氣。謂爲調胃二字命名之所。在也。此本籠統之方。用之者隨症加減。往往師其意而易其名。故見腹滿。則加朴枳。去甘草。爲大承氣。見腹滿不結者。則加朴枳。去甘草。爲小承氣。有瘀血。則加桃桂。爲桃核承氣。見水結。則加甘遂。去草。爲大陷胸。見吐食。則去硝。爲大黃甘草湯。

一方生五方。有條不紊。若夫從大承氣來者。則去硝爲厚朴三物湯。三物合桂枝去芍藥。則爲厚朴七物湯。皆主厚朴也。其從小承氣來者。則差其分。爲厚朴大黃湯。差其分而加芍藥二仁。爲麻仁丸。皆主大黃也。其從桃核承氣來者。則大黃蠶蟲丸。桂枝茯苓丸。抵當湯及丸。皆主桃核也。其從大陷胸來者。則大陷胸丸。十棗湯。甘遂半夏湯。皆主甘遂也。而已椒蘼黃丸。又從大陷胸丸來。以同用葶蘼也。其大黃硝石湯。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卽承氣之隨症加減法也。而小陷胸湯。白散。則又因所治之部位略高。而師承氣之意以變焉者也。小陷胸主心下結痛。與心下痞相近。故又生出瀉心一派來。小陷胸主陷有黃涎。與胸痺之頑唾相近。故又生出括萹薤白一派來。要之白散之下。以巴豆。小陷胸之下。以括萹。其括萹薤白湯。括萹薤白加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三方。皆從小陷胸來。

古方權量有定論論

從來考古方權量者。人各言殊。大半誤以漢制當之耳。豈知經方傳於仲景。而不自仲景始。外臺卷一謂桂枝湯爲歧伯授黃帝之方。而分兩與傷寒論悉同。可見

經方傳自上古。所用權量亦上古制。非漢制也。千金備詳神農秤。及古藥升之制。蓋古醫權用神農量。用藥升於一代常用權量外。自成一例。仲景而下訖於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方皆然。迨隋唐人兼用大兩大升。而後世製方遂有隨代爲輕重者。此古權量所由湮也。國朝吳王繩林所考宗法千金。參以考訂。定爲古一兩。當今七分六釐。古一升。當今六勺七抄。洵不刊之論。無間然矣。其書載在吳醫彙講中。

研經官卷一 古方權量有定論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 枚士述

江蘇 袁 焯 桂生 重錄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校刊

卷二

學醫說

夫欲學醫。必先讀無方之書。則莫善於巢氏病源焉。病源引申經意。別類分門。比靈素爲易知。亦較靈素而易入。習之既久。遂乃上探靈素。兼讀難經。甲乙經二書。以疏之。明乎經絡藏府之源。達於望聞問切之故。而於向者之所得。益覺融會貫通。而明體者。漸漸達用矣。然後讀有方之書。玉函傷寒。金匱是也。讀三書。尤必兼資脈經。以稽其異同。披本草須用證類本草。以觀其方法。蓋臨病之舟楫在焉。然傷寒之理。未許其遽通也。又必浸淫乎肘后。千金。及翼外臺四書。斟酌乎本事方。百證歌。

九十論明理論等說。參互考訂。以徐俟其悟。殆另有一境矣。大抵醫者之於傷寒。其致力每在雜病未究之先。其得心轉在雜病悉通之後。不親歷者不知也。溯流窮源。其事止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於聖濟局方以下。則學成後讀之。亦足擴聰明而煉識力。不必槪屏之以自隘也。

診訣說

診病之訣。在知表裏虛實逆從大字。第欲臨診時知之明。必於讀書時知之豫。夫仲景之辨表裏二字。亟矣。而喜言統治者。或不信。謂靈素論症。概以六經藏府爲別。何嘗有所謂表裏者。不知兩經爲針法設。不爲藥法設。針法在取穴。但審其何經。何藏。何府。而巨刺繆刺諸法。已可施。不以表裏爲汲汲也。若藥法。則清輕宜表。重濁宜裏。如此而已。且其爲氣化於胃。運於脾。布於肺。如飲食然。斷無專走一經之理。故必分表裏。而後汗吐下補諸法。各如其輕清重濁之性。以爲用。仲景之詞。所以異於靈素者。此爾。至於虛實。則有二義。邪在爲實。邪不在爲虛一也。邪結爲實。邪不結爲虛二也。皆爲瀉邪地。非爲用補地。試取諸經論讀之。當不以余言爲

謬。至於逆從二字。則色脈證治皆有之。須先審定其病。而後可言也。神而明之。死生可決已。

內經熱病說

兩經於一切身熱之診。皆稱熱病。是以素則勞風腎風同評於溫後。靈則如蟲如疽並列於熱中。至其散見他篇。尤不可勝數。蓋以可診者言。不以所因者言。其可專以傷寒之成溫者言乎。夫爲身熱一證。舉其尤而窮其類。尤者詳之。類者附之。固當如是。與仲景論傷寒而及似傷寒之痊濕暍同意。淺人每論溫熱。舉兩經熱論。或採之。或剩之。果有當於病源否也。其言暑者。只作熱字解。素通天因於暑及骨空立而暑解等。並不指夏令之熱。如後世所云。或採通天論之言。列於夏病。真不得經旨也。其言溫者。只作蘊字解。素熱病先夏至者爲病溫云者。意以夏至後天氣熱。人易於感。則言熱。夏至前天氣未熱。人無所感。故止就所蘊者名之。而言溫。則仍取乎本義。非如近世訓爲小熱也。不觀今之病春溫者乎。赫赫炎炎。豈是小熱。讀書不明義例。古法於是盡湮矣。

七傳辨誤說

難經七傳傳其所勝。間傳傳其所生。皆止言五傳。注家不得其說。以心復傳肺數之。其實止得六傳。無七傳。且間傳之如環無端。何嘗不如是。而經獨以傳其所勝爲七傳也。揆之於理。殊覺牽強。竊謂七字當爲次字聲之誤也。古音去聲入聲不甚分別。如書康誥勿庸以次汝封。次字荀子引作卽之比。何以言之。素玉機真藏及標本病傳兩篇。於傳其所勝者。皆謂之次傳。無言七傳者。且標本病傳篇末。明云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其義與真藏風者百病之長也以下。至此病之次也數段甚合。然則傳其所勝者之爲次傳。經有明文。乃病傳之定例。難經原文必不誤。後人傳寫誤耳。千金方卷七。經云次傳間傳是也。亦其一證。又難經於間傳言如環無端者。乃就一藏之傳其所生而卒言之。與素問本無不合。而徐氏泥素問難經之文。以相駁詰。真多事也。

傷寒傷暑說

古者於冬月觸冒正邪之寒。及夏月中時行之寒。皆稱傷寒。故仲景存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兩者於傷寒條。已發熱者。時行之寒。未發熱者。正邪之寒。意在統一。使人易識耳。至巢源始別傷寒時氣爲二門。而於小兒傷寒候。並列兩寒。特以一語示別。曰。時行傷寒。亦簡且審。唐人乃曰。天行熱病。天行卽時行。但時氣二字之義。本兼四時爲主。而時氣二字之名。若惟熱病獨擅。其爲語似混。然歷考志乘。凡疫皆在春夏秋三時。而夏尤多。仲景自春分至秋分。有非時暴寒。皆爲時行寒疫之言。益信古者於夏月觸冒正皆之暑。及冬月中時行之暑。皆稱傷暑。素形氣虛實。氣虛身熱之傷暑。不必專以夏言也。仲景始別之。以中暍冬溫兩名。然溫病難經。不指定何脈。仲景止略陳其症狀。則是所發無定。不必其盡發熱惡寒也。凡欬嗽腫癰。皆得有之。仲景雖不明言。其散見於千金外臺者。可舉一二以推。蓋傷暑二字之義。雖得兼通。夫四時。而傷暑二字之名。不得概施之。冬月。此古今稱謂之所由異也。

癘斑互譌說

外臺引素問逸文。赤癩者搔之重沓隴起。及病源赤癩白癩兩候。卽今所謂風斑也。金匱陽毒面赤斑斑如錦文。及病源千金外臺斑瘡卽今所謂癩子也。凡宋以前醫書皆如此分別。於字義甚協。癩者疹也。必皮膚有所變。疹浮起方合癩稱。觀病源屢言軫軫起。合之素問隴起之詞自見。斑者點也。必有點子。方合斑稱。觀病源斑爛云云自見。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譌。今則競以癩爲斑。以斑爲癩。相沿既久。苟或正之。則反遭譁笑。以爲大謬。然茲二病。雖皆有毒而癩由於風。不由於溫。斑由於溫。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風。病因久暫既殊。治法輕重亦異。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施。不審乎此。無惑乎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凡事皆然。

古方癩蟲混稱說

古方於癩瘕及蟲病。往往混稱。然動者爲蟲。不動者爲癩瘕。分別亦不難。良由蟲所居處。其阻礙氣血。實與積同。故混稱之耳。如病源十九酒瘕云。有蟲使之然。夫能飲人所飲酒。則動矣。而巢氏入之癩瘕門。後世直稱之爲酒蟲。其食癩能食人。

之所食飯。以酒瘕例之。是亦有蟲使然也。而巢氏則但稱爲瘕而已。此混稱二病之證也。推之綱目所載茶瘕。吐出後猶能飲茶。亦其類矣。崔元亮海上方。以地黃鱒飴治心痛。吐出蟲長尺許。頭如壁宮。劉禹錫傳信方。崔抗女患心痛。食地黃冷淘吐出物可方寸許。狀如蝦蟆無足目。似有口。此二物皆不云動。明是瘀血所爲瘕病也。而以蟲狀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讀者當以意逆旨。勿泥其詞。况醫書之傳自文人者。又多形容過情者乎。余作證原。以能動及飲食者入之蟲。不能者入之積。非違古也。古略今詳。有勢不得不如此者。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史記五百扁鵲傳。載扁鵲飲長桑君藥。三十日見垣一方人。由是診病。洞見五藏。瘕結。特以診脈爲名。注方邊也。言見牆垣彼邊之人也。案如注說。是謂能隔牆見人矣。長桑何藥。而乃變易形質若此耶。竊謂此當與紀昌貫虱同義。大抵久竭目力。則所見必異。虱大如輪。以徑言也。垣一方人。以深言也。迹雖不同。理則一致。想扁鵲學望診時。必日視其垣。以鍊目力。而以意合之人面。久之則垣中淺者深者。一

一分明。便似其中有人在。云一方者。正就其日所注視者言。非彼邊之謂。且彼字尤屬添釋。史文無此義也。余嘗師其意而爲之。雖未能見人。亦似有眉目可別。雖未能洞見藏結。臨症時看人面。及舌色浮沉大小濃淡。一目了然。不待多時而細察。故謬揣史遷此言。係形容之詞。非果隔牆見人。且扁鵲脈法。具載脈經。果以診脈爲名。豈其言皆虛飾耶。史遷於此及倉公兩傳。皆未能實疏。所以但據人間形容之詞。不復顧其過當。良由其於醫事未能了了耳。班書不錄。豈無故歟。范書不爲仲景作傳。亦當以其妙難言喻。恐轉滋人惑也。陳志華陀傳。多據實質言之。

診虛須知勞極說

古有五勞七傷六極之目。皆言虛也。核之則勞極二端而已。勞是過用其氣。極則幾於無氣。其淺深不同。以病源所記言之。五勞中之志勞。思勞。心勞。憂勞。是過用其神。其疲勞是過用其形。七傷則房勞之病。亦勞屬也。以其病多。故別出之。然精爲七神之一。是亦過用其神也。約之特形神二者盡之矣。若風寒暑濕。及一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虛其氣者。皆極也。極有氣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謂病於氣。其極也。

不欲言。病於血。其極也。無顏色。眉髮墮落。喜忘。餘極仿此。然約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勞言其始。極言其終。分別截然。近世不知有極。概目爲勞。則將以治極者治勞。而勞永無愈期矣。嘻。

溫疫說

溫也。疫也。溫疫也。三病之稱。第稱溫疫者爲定名。而稱溫稱疫者爲虛位。溫者蘊也。儒書謂夫子溫良。言容之蘊。詩教溫柔。言辭之蘊。良玉溫潤。言彩之蘊。醫書謂春氣溫和。言陽之蘊。則病之稱溫。必以其邪之蘊也。蘊寒曰溫。蘊熱亦曰溫。傷寒例。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是蘊寒者。冬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及巢源冬感非時之暖。至春亦爲溫病。是蘊熱者。所蘊不同。而其爲溫則同也。言乎其治。則一於寒何也。其初則異。其終則同也。然而論治可通者。臨文必不可通。著書之指。固與臨症別也。疫者役也。傳染之時。病狀相若。如役使也。役於寒曰疫。役於熱亦曰疫。傷寒例之疫。可謂是疫於寒者。巢原千金以下諸書之疫。半是役於熱者。所役不同。而其爲疫則同也。然此所謂寒若熱者。非正邪之寒熱也。必惑夫反時者始相

役也。故溫有正邪之溫。而疫無不由於賊邪。古謂賊病爲時氣。一曰時行。故後世稱疫爲時疫。然時氣乃賊邪之混稱。不暇詳其傳染與否也。其傳染者。若僅目之爲時氣。則無以示別也。且傳染之氣。惡於不傳染者。不得不別也。疫氣惡。故疫亦曰癘疫。癘之爲言惡也。此疫之別於時氣也。或曰。如此則役於熱者。不幾與溫相混乎。曰否。冬溫亦以傳染者爲疫。其未經傳染。或止就一人言之也。直稱溫。不得稱疫。溫者先乎病以言之。疫者後乎病以言之。以其各有寒若熱。故曰虛位。若合溫疫兩字以名之之病。則惟傷寒例陽脈濡弱。陰脈弦緊。遇溫氣變爲溫疫者。可以當之。以其先有溫邪。又傳染時氣中之寒之役使者。例不得另立一名。故疊此兩字以呼之。所謂定名也。至於溫熱云者。其指多本內經先夏至爲溫。後夏至爲熱之文。而括其輕重之謂。倘知溫之爲蘊。則溫熱兩病之僅皆屬溫。可決已。周揚俊以溫熱暑疫名其書。而王孟英著溫熱經緯。復雜取傷寒論文。皆由不能識別。則不敢正稱。而姑以含糊圖圖。可以附古。可以欺今之溫熱兩字。爲藏身之固。使人不便顯言其非耳。近世醫說之不足恃類此。

溫瘧說

古者於冬傷於寒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及冬中於非時之暖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皆謂之溫。故仲景既存素問傷寒成溫之論。復於冬有非節之暖。稱爲冬溫。以溫之言蘊。所蘊不同。而爲蘊則同。故通爲溫。巢源溫病候。溫毒候。皆兩存之。固深於仲景者也。準此以推。夏之暑亦當如是。夏傷於暑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及夏傷於非時之寒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皆謂之瘧。故素問瘧論有夏傷於暑之瘧。瘧而生氣通天。及金匱真言夏暑汗不出。秋風之瘧。以瘧之言瘧。爲瘧不同。而所瘧則同。故通爲瘧。惟仲景專爲寒字立論。故不及夏暑即發不即發之病。而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復分晰也。春主溫。故溫性緩。緩則性長。故爲病壯熱。而其脈爲緩弱。秋主風。故瘧性暴。暴則性短。故爲病休作。而其脈緊弦。溫宜於下。則瘧宜於吐。治瘧之常蜀。猶治溫之硝黃也。惟溫在冬月。故發有先後重沓。則治有汗下兼施。與瘧之吐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溫瘧有二說

古稱溫瘧有三。素瘧論兩溫瘧。巢源總敘之。意謂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

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之。溫瘧止有先熱後寒者。而無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經以先風後寒爲先熱後寒之因。先寒後風爲先寒後熱之因。大暑爲時令不必數。故止數風寒之先後。所以止有先熱後寒者也。若夏傷於大暑。腠理發洩。遇夏氣非時小寒。藏於腠理皮膚。至秋傷於風。則病成之溫瘧。則有先熱後寒者。又有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風也。爲三感。則當置其一輕而論其兩重。若傷暑重而秋風輕。則置風而論暑寒。而爲先熱後寒之瘧。若傷暑輕而秋風重。則置暑而論寒風。而爲先寒後熱之瘧也。復總而別之曰。夫病溫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是矣。此謂壯熱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與經文別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壯熱者也。此與先熱後寒先寒後熱爲三矣。大法由冬來者。卽今春溫。由夏來者。卽今伏暑。古旣統稱溫瘧。則本草諸治溫瘧之藥。皆是治春溫伏暑明甚。金匱白虎加桂枝湯症正此也。此外尙有傷寒論脈陰陽俱緊者。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則冬傷於寒。至春分以後。復感時行之寒者。先後皆寒。與寒多之壯瘧同理。故金匱蜀漆散方下云。溫瘧加蜀漆。當卽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卽以截其遞入之路。而俗稱蜀漆截瘧。亦以辭害旨哉。若白虎加桂枝湯。自是

治春溫伏暑之溫瘧。與重感於寒之溫瘧無涉。故其方同傷寒法。不同瘧法也。

黃瘧黑瘧說

金匱云。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以此推之。腸胃之膜。其有罅縫可知。人若脾虛不爲胃消水穀。則水穀之停於胃者久。久則瘀而爲熱。其氣從府理中溢出。食氣溢則皮色黃。水氣溢則皮色黑。其有脾本不虛。但因飢暴多食。渴暴多飲。所受倍常。則脾不及消。亦久留於胃而爲熱。卽亦從府理溢出。此癥瘕繫氣溢飲等證所由來也。夫府既有理。則尋常飲食。其氣何嘗不溢。不溢則何以生衛。以肥肌熏膚。充身澤毛。生營以成脈華色乎。特所溢者是精氣。非滯氣。精氣益人。滯氣病人耳。人若肺虛。爲風濕寒熱所襲。則皮膚之理實而閉。府理中之應溢者。不得通於外。則水穀之氣。亦久留於胃而爲熱。滯則溢遲。故色變也。傷寒溫病所致之瘧。及風痺濕痺。皆取諸此。雖不自飲食致之。而其爲溢之滯在理則同矣。獨是水色雖黑。然留胃之水。亦黃中帶黑。不能全黑。以胃爲土。土色但黃故也。惟涉及於腎。則黑黃相半。所以然者。腎爲胃關。關門不利。則水之流於腎部者。留久其責在旁光。旁

光亦府也。亦有理也。不挾熱者。水溢爲飲。巢源云。痰在胸膈。飲在旁光者此也。其挾熱者。則氣與水蒸而爲瘰。金匱診瘰。於穀瘰。酒瘰。但言黃。而於女勞瘰。必言額上黑。以女勞則腎虛而利水遲。水卽久留而氣溢。且胃中之水。乘腎虛而流疾。腎故不及利也。推之風水。正水。石水。爲病之義。亦當如是。黃瘰久之。皆變爲黑瘰者。胃實滯多。則乘腎。腎以得水穀之精氣少。則益易乘也。知府理之爲病。而推之奇病。中有飯粒出瘡孔。虻蟲在皮中者。皆不足爲奇矣。

又金匱之例。於風濕博於水穀而成瘰者。稱黃瘰。與穀瘰。酒瘰。女勞瘰。黑瘰。爲五。其與傷寒同法。不必搏於水穀者。則但稱黃。論中諸黃諸瘰云云。以此別之。瘰爲勞熱。食勞女勞之有瘰。猶食勞女勞之有復也。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五疸中惟勞疸女勞疸多相混。故或去勞疸入黑疸。以足五疸之數。但勞疸之名舊矣。病源名勞疸爲勞黃。與十種黃並列。其女勞疸則次黃疸。穀疸。酒疸。黑疸之中。是勞疸屬黃。女勞疸屬疸。所屬不同。外臺引集驗刪繁。皆有療勞疸之方。用苦

參、龍膽草、梔子三味。以牛膽或猪膽和丸。而與穀疸並列。是勞疸療與穀疸同。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是治法亦不同。二疸爲證相似。所異者。勞疸微汗出。手足間熱。小便利。而女勞疸無之。女勞疸發熱惡寒。足下熱。而勞疸無之。且診其少腹。但急不滿者。勞疸。急而滿者。女勞疸。此其要訣。自金匱勞疸條衍女字。而後世遂不知此義矣。詳余所撰金匱方論註中。

二二消說

古今諸家言消渴者不一。要當以金匱爲正。金匱首列厥陰病一條。是渴而不消。次列脾約症一條。是消而不渴。次列腎氣症一條。是消渴並作。其旨以飲溲相較。而分爲三。最爲簡當。猶霍亂之分。但吐但瀉。吐瀉並作爲三也。其言飲一溲一者。乃較其出入之多寡。以出診法也。推詳其意。似有可以飲多溲少。飲少溲多。飲溲相當爲三者。亦卽就前三者而引申之也。其兼及能食便難者。乃旁參他症。以爲出治地也。並非三消必定如是。後人誤會其旨。所以說歧而義轉未備。泉嘗卽金匱以推諸家之言。知所謂能飲不能飲。及溲如麩片如油。及溲數不數者。皆當作

診法觀不必致辨。總之。但渴者。有燥濕兩種。五苓白虎是也。但消者。有虛實兩種。脾約腎瀝是也。消渴並作者。有寒熱兩種。黃連腎氣是也。其方備見隋唐人書中。但不以兼證測之。不確也。故諸家云云。

痺與瘖俳不同說

凡辨症須於同中求異。如痺與瘖俳是也。靈熱病痺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是痺之名。名於四肢不收。不收則廢也。素脈解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注俳廢也。腎之絡與衝脈並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臍中。循胛骨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足廢。是痺與俳之名。並名於廢也。但痺爲腫。瘖俳則不腫。痺至瘖不可治。瘖俳則以瘖爲正。以此爲異。故治痺用續命湯。而瘖俳宜地黃飲子。補瀉天淵已。乃宣明方反云。地黃飲子治中風。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少陰氣厥不至。名曰風痺。則混痺於俳。自河間始。以地黃飲子概治中風之誤。自河間之混痺於俳始。

少陰不至。謂太谿脈絕。仲景原尸厥云。少陰脈不至。本此經以太谿絕爲診厥之法。故云少陰不至者厥也。河間少陰氣厥不至六字殊誤。氣厥正是至。何云不至也。

癲說

古之所謂癲者二。一昫仆之癲。靈素所謂顛疾。王註謂上顛之疾是也。與狂對舉。其病自足太陽經來。其名以顛疾二字稱。其義取顛頂爲說。此其可治者也。惟由胎驚得之則難治。一昏亂之癲。難經所謂重陰者癲。金匱所謂陰氣衰爲癲是也。雖亦與狂對舉。要之卽狂之甚者。其病自心肝兩藏來。其名以一癲字稱。其義以顛越爲說。此則必不可治。後人概加疒旁。而二癲乃不能別。而諸書之論。亦不可盡曉。必如此分別。斯各各相通矣。靈本神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明。不敢正當人。彼二狂不同。故經文自爲之註。其魂傷者則癲也。正金匱之所本。素調經血并於陰。氣并於陽。乃爲驚狂。此一狂乃是渾稱。其血并於陰者則癲也。正難經之所本。泉嘗徧考而核之。曰古

之巔疾。今之癩也。古之癩。今之癡也。孰是說也。庶不至謂古方不可治今病乎。

藏色單見說一

人之藏色單見。猶天之運星獨明也。太過之運其星明。不及之運其星滅。明則自旺。滅則所勝兼之。人之於色也亦然。金匱云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由斯以推。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觀其所勝。而源委可見已。何以言之。五行相乘。如夫婦然。夫爲婦綱。以能乘者爲正。不能乘者爲變。陰陽之義也。故病在此者。知其因必在彼也。此負者因彼之乘。而太過病也。此勝者因彼之弱。不能乘亦病也。乘而太過。則彼強而當見彼藏之色。弱不能乘。則此強而當見此藏之色。故凡其色獨見者。皆勝也。非負也。值不及之運。而曰運星獨明者。未之聞也。顧見注家。輒云脾虛而色外見。嘻。果係脾虛。卽使色不純青。亦當於淡黃中見青。如不及之年。運星必兼勝星之比。豈得獨見黃色哉。且也色與脈應。藏和則脈和。而不名一象。偏勝則弦鉤毛石。隨所勝而爲象。脈弦不得謂之肝負。則色黃反得謂之脾負乎。倘因此而用益脾之法。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藏色單見說二

或難之曰。子言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而靈樞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時之虛風云云。非明明以見何藏之色。爲何藏之虛乎。曰是大不然。經意非春風病脾之謂。謂藏色單見者藏勝也。而薄皮弱肉者稟虛也。稟虛而藏勝。則非藏之直實也。其爲勝我之藏。弱不能乘。顯然也。如春肝旺時也。肝旣弱矣。焉得不畏虛風乎。春之虛風。西風也。其氣乘於肝。肝受之。非脾受之。故知非春風病脾之謂也。靈樞之文。看似直易。而其義層累奧衍。極耐尋繹。余說正與之相發明。不得據以爲難。其直藏虛色見者。惟肝氣先絕而吻青。心氣內索而面赤之類。可以當之。要非尋常之症。所可同日語也。

脾脈說

脈經脾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再至曰平。案長長謂來長。較去短者爲疎。故以來疎申之。弱言其和柔。與素脈要精微義合。彼文曰平脾脈來和柔。句相離如雞踐

地曰平。雞之踐地。舉足舒而下足略促。故取以形容來長去短之脈。且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差。不似夏脈之鉤。來盛去衰。秋脈之毛。來急去散也。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斷。不似春脈之弦長而相引。冬脈之石絕不相續也。此所以爲脾脈也。鳥喙之兌。銳。沽。鳥距之堅。正和柔之反。屋漏之止而時行。水流之行而不止。正相離如雞踐地之反。又再至非數。而云去數者。非一息六至之謂。但謂其密耳。對疎言之也。病源作來疎去概。概正訓密。較脈經易知。數之爲密。亦有確證。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卽密網。

是動所生病說

靈經脈十二經皆有是動所生病。難經以氣血二字釋之。後人不得其解。反以爲非。泉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此經以脈爲主。自當兼榮衛言。是動者衛也。衛主氣。故以氣字釋是動。所生病者榮也。榮主血。故以血字釋所生病。於義甚合。且經於是動在手太陰云臂厥。足陽明云鼯厥。足太陽云踝厥。足少陰云腎厥。足少陽云陽厥。諸厥皆以衛言。於所生病。則各就其脈所過者。不似是動之。或循脈。或不循

脈。正以榮有定位故也。其榮衛俱有之症。則兩出之。如手太陰之欬喘是也。凡脈病當以此篇爲正。餘篇及素問。則或合藏府言。或互衆經言。言各有當。窮經者當卽此篇以究他篇。則病之所屬自明。勿執他篇以疑此篇也。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傷寒論辨可汗云。凡云可發汗而無湯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爲解。然不如湯隨症良。辨可下云。凡服下藥用湯勝丸散。考仲景書。汗方除桂枝麻黃等湯外。別無發汗之丸散。今此云云。可見古方湯液丸散。隨宜酌之。不似後世異法者必異方也。仲景於此起。例如理中丸及湯。半夏散及湯。抵當丸及湯。蜘蛛散及丸。其最著者也。而於病後喜唾用理中丸。胸痺用人葶湯。於小腹鞭滿。小便利如狂者。用抵當湯。於但小腹滿。小便利者。用抵當丸。非隨症異法之證乎。他如太陽篇云。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丸謂調胃承氣丸也。此症宜湯不宜丸。故辨之尤明。

且也。仲景有麻黃湯。而深師直作麻黃散。仲景有乾薑附子湯。而肘后變為薑附丸。仲景有枳朮湯。而張潔古變為枳朮丸。吾湖郡志所載。有以小柴胡散治病不效。且作湯即效者。皆足證余說也。

雜病治法折衷說

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古總為傷寒雜病論。雜或為卒卒即雜之剝文。外臺總稱為傷寒論。詳泉金匱方論注序注。是所謂傷寒雜病論者。為傷寒中之雜病說。非為一切雜病說。有另論。徒恃此書不足與治雜病。則千金尚焉。孫氏亦推本仲景。而其論症之精詳。用藥之變化。雜法之明備。數倍於仲景書。非仲景之賢。不及孫氏也。仲景既以寒字目其書。自專於寒科。盡其變。其他病因。例不得屢入。若千金統論百病。凡風雨寒暑。飲食居處。陰陽喜怒諸因。隨病聚廁。二家命意不同。故其書詳略亦異。讀者能各得所宗。則傷寒雜病。兩擅其長。自墨守者以金匱為治一切雜病之宗。而千金遂斥為僻書。無惑乎學術隘而治法闕矣。

有所苦之謂病。病無定所曰流。亦曰游。其有定所而移者曰轉。由此轉彼而此已罷者曰併病。其依次者曰傳經。其彼病而此不罷者曰合病。其相爲表裏之經俱病亦以次傳者曰兩感。至邪已入裏而有所着曰結。結而有定形。餘症悉罷者始曰積。積而可移曰聚。偏僻在側曰癖。亦曰癩。假物而成曰癥。癥言其可徵驗。瘕言其爲虛假。本病源結而無定形。久不愈。愈而復發曰注。亦作疰。亦曰繫氣。其新病甫愈。有因復發者直曰復。亦作瘕。誤於醫曰壞病。染於人曰易病。病而至於氣竭曰極。極有六言。究竟也。氣去曰死。言漸散也。大抵散者泄之。結者排之。誤者救之。染者絕之。症宜用此數法。而正氣有不支者。卽於其中加補味以扶之。歷代醫法約略如此。

釋露

本草靈素屢言淋露寒熱。靈樞又以歲露名篇。露字人皆不曉。泉按淋露卽羸露。古者以爲疲困之稱。左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皆此義也。字亦省作路。詩皇矣申

夷載路。箋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是也。歲露者謂歲氣不及。虛風困之。民受虛風之邪。卽被困成病。與管子之言正合。楊上善注太素。概以霧露當之陋矣。傷寒例凡有觸冒露體中寒。正本左傳。淺人增霜字於冒下。豈寒之爲氣。止霜露乎。經文必不若是掛漏也。病源有小兒傷食而瘦之哺露。婦人產後瘀血之惡露。皆其引申義也。淋古多作癘。楊注太素癘淋也。而

釋痙

玉篇痙。充至切。惡也。痙。渠井切。風彊病。二字義別。素問氣厥五常政等篇。及傷寒舊本痙皆作痙。許叔微百證歌。以爲名異實同。而字仍作痙。不改。成無己註傷寒。則直云痙。字誤亦不改。今本作痙。傳寫者之故。近代但知痙。無有能知痙者。泉案作痙爲是。古人列病。恆重乎證。痙乃痙之總號。痙乃痙之一端。觀仲景云。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明此數者。皆爲惡候。故知當作痙。若痙字。則因勁而起。專指口噤背反張言。不足以賅餘惡。是痙者證名。痙者病名。人體強直。有似勁象。故謂之勁。去力加疒卽爲痙。可

逆溯而得也。巢源亦作瘞，故得與癩冒混稱。癩固小兒之惡候，冒亦產家之惡候。病不同而惡則同。此其所以混稱之歟。說文疒部無瘞字，疒部有屋字，云礙止也。然則邪氣礙止不去，乃見惡候。瘞即屋之譌。

釋喘

古之所謂喘，即今之所謂氣促。說文：喘，疾息也。疾息謂息之疾者。兩經多以喘息對說。正以喘爲疾息，息爲平息故也。勿作串說。疾息正今之氣促，而又非氣短之謂。短氣者，息不必促，而其氣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氣。息促者，氣不必短，而其息不利於氣，故脈經或謂之息促。而後世渾言之，則遂曰氣促也。今之所謂喘，即古之所謂上氣。鄭注周禮：上氣逆氣也。逆氣謂其逆在氣，則不僅責在息。人之將死，有張口擡肩而逆氣者，此也。淺者不識上氣，謬目爲喘。由是今之喘，重於古之喘數倍矣。豈知此喘，乃是氣逆，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欬逆葶藶瀉肺湯症，及外臺備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實所致，宜用宣利，如太陽麻黃湯症是也。古人分別之嚴，原爲治法設，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釋癩

癩之言蹠。蹠，仆也。凡物上重下輕則仆。故人病氣聚於頭頂則患蹠。素脈解太陽所謂癩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癩疾也。與厥論巨陽之厥發爲眴，仆同義。是明以癩爲仆也。癩，經文作巔，故注云頂上曰巔。古字無巔，止作顛。後人加疒旁，遂作癩。亦或省作瘰。玉篇癩，小兒瘰病也。是也。且據玉篇知癩癩實一病。病源亦云：十歲以上爲癩，十歲以下爲癩。然則二字之分，分於年之長少也。金匱風引湯方下云：治大人癩，小兒癩，卽此意。近世不曉此義，專指古之風邪爲癩，而以別於子癩。執今之名，檢古之書，無怪乎其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釋淋

靈素本草有五癰。癰，閉之名。而仲景以下諸書並無之。考楊上善太素注：癰，淋也。因知淋癰乃一聲之轉。毛詩皇矣與爾臨衝。韓詩作與爾隆衝。是其的證。所以通淋於癰者，以癰訓罷。漢書云：臣有疲癰之病。注：癰，罷病也。而素問說癰者，一日數

十溲則旁光之胞罷疲矣。故得段借取義。近世不知此義。歧而二之。徐靈胎軌範。以癰閉利淋四字爲目。又有注云。絕不便爲癰。於此嘆識字之難。依字當作癰。說文。癰。疝類。廁是癰之名。取義於腹痛。故仲景亦以少腹弦急痛引臍中爲正。後世以其病狀淋瀝不宣。遂借淋字爲之。詳泉所撰證原中。

釋疝

說文。疝。腹中痛也。釋名。疝。猶洗也。氣洗洗上也。然則腹氣逆上作痛者疝也。許略而劉詳耳。金匱寒疝正指此。故次於腹滿下。不與狐疝同篇。其各條經文。不涉及前陰一字。隋巢元方知此義。故病源載諸疝候。亦無涉及前陰。惟疝非前陰莖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問厥疝。外臺血疝。石疝之屬是也。疝以寒疝爲正。若狐疝。癰疝。諸關前陰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則直云陰縮。陰癩而已。諸經中自有條理可尋也。近世以狐疝爲正疝。遂不識金匱寒疝爲何病。而烏頭等方乃廢。至張石頑醫通。徐靈胎軌範。皆合狐疝寒疝爲一門矣。而淺者又目爲肝氣矣。

釋膈

素問有隔。傷寒論有格。病源千金外臺有鬲。音義皆相近。而要非今之所謂膈也。何以言之。隔爲不便。經曰隔陽不便。王注亦屢即仲景書之關元。方書之內關外格也。格爲吐逆。見傷寒平脈法。王義取格拒。鬲爲鬲氣。其別有五。其症不一。不過寒食氣結所爲。皆與膈輕重懸殊。治隔可利其二便。治格可平其胃氣。蒙仲景乾薑黃芩黃連人蔘湯。治鬲可運其陽氣。若今之所謂膈。乃吳江徐氏所謂胃口枯槁。不能受食者。實噎與反胃之極境。屬六極。故多死。無藥可治。不得以鬲膈字同。隔格膈音同。而牽合之。

釋痰

仲景書有濁唾。有涎唾。涎唾後人或稱淡唾。淡言其薄。以別於濁唾也。淡字去夕加广。卽爲痰。巢源而下唾皆稱痰。卽於唾之不薄者。亦稱痰。不稱唾。如凝唾謂之膠痰。黏唾謂之膩痰。皆與古書相戾也。第古人名病。必名其所可見。薄唾稱淡。有

淡可見。若無淡可見。焉得冒淡之名。因知金匱四飲中之痰飲。雖本一作痰。而走於腸間之水。淡不淡。尙未可卜。仲景亦必不憑空名之。淡飲之淡。當爲流字之誤。走於腸間。正謂其流。與溢字。懸字。支字。皆是狀其水行以爲別。水之行象。必得此四者方備。巢源論飲。悉本金匱。於四飲獨無淡飲。有流飲。所列流飲症狀。正卽金匱之淡飲。隨時金匱不誤。巢所據足爲的證。千金翼配入留飲爲五飲。改懸飲爲澼飲。支飲爲淡飲。而於腸間動作有聲之飲。亦作流飲。與巢氏合。緣流字似淡。傳寫誤之。尋又改爲痰。其迹顯然。近有粗知訓詁者。謂痰字從炎。病必屬火。依彼論治。豈不大謬。信乎辨之不可不審也。

釋散

脈有左右如相低昂者。謂之散。如樹葉之動。榆莢之落。玉函聶聶如落榆莢者。各聶聶安義當作。顛顛。顛顛。物輕而汎於水。素問脈來急去散。故曰。車行而望其顛。顛。葉動貌。葉動。如車蓋者。名曰。蓋。傷寒論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藹藹。傷寒論。入十一難。以爲肺平脈。其象莫不如是。故歷擬之也。左右如相低昂。與數脈相似。其實數之促急。以徑言。散之低昂。以橫言。數之促急起線。散之低昂不

起線大不相同。故言如數。素問冬脈其去如數正謂散也。示從容肝急沈散似腎。又如物之浮。是散之粘着而兼實者。如車之蓋。是散之有力而兼大者。素問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成注傷寒論藹藹如車蓋者大而厭厭聶也。故一爲肺死脈。一爲陽結脈。皆非散之正。故仲景以如落榆莢爲正。又惟散之低昂以橫言。故緊脈亦兼散象。王注素示從容急緊而散曰肝惟散之低昂不起線。故洪脈亦沿散名。八十一難浮而大散者心也。引而申之。獨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釋毛

古以毛爲輕之譬。詩大雅德輶如毛。輶輕也。孟子以一羽對百鈞。又曰金重於羽。漢書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皆言輕也。脈以毛名者。爲其重按卽無。輕取則得也。素玉機真藏。秋脈者肺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毛。脈經肺脈來汎汎。說文浮汎也。汎汎浮也。而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然則浮之輕而重按卽無者。乃爲正毛脈矣。其輕而不甚浮起。或浮之輕而沉候。又兼他象者。只可謂之輕。不得謂之毛。脈經於吐衄曰脈來輕。輕在肌肉。此輕在中候。故不云毛也。於婦人妊娠曰按之則滑。浮之則輕。此以沉候有他象。故曰不云毛也。言輕不足以該浮。言浮不足以

以該輕。故傷寒論疊稱之曰毛浮。

釋代一

古說脈代有數種。素宣明五氣。脾脈代注。奕而弱也。案奕弱則氣未盡暢。有乍數乍疎之意。此與靈邪氣藏府病形黃者。其脈代皆謂脾之平脈。以脈經脾平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參之。則此所云代實卽乍數乍疎之意。蓋有數有疎則氣不調勻。如相更代。故曰代。而古因謂不調之脈爲代。史記倉公傳。和卽經主病。代則絡脈有過。以代對和。則代爲不調。可知素三部九候。中部乍數乍疎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亦謂不調爲代。承上句乍數乍疎而言。意謂經代死。絡代病。夏氣在絡。長夏同法。故脾以代爲正。此與倉公說皆取脾平脈之代。而於非時妄見者。射其主病也。所以謂之代者。取其變更不常。如四時代更。日月代明。父子代嬪。盛衰代遷之比。說文代更也是也。代之本義。並不取乎止。第以純奕弱則或不能行。有疎數則似可得間。間者止也。不能行亦止也。故古因又謂脈之有止者爲代。如經所云數動一代。五十動一代。乃代字之引伸義。所以引代於止者。卽動以觀

止則見爲數。卽止以觀動則見爲數。仍是乍疎乍數之意也。然猶通指一止者爲代也。至仲景而下。別代於結。始以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爲代之專稱矣。至李時珍而下。別代於促結。始以止有常數。爲代之專稱矣。於此見古今名號之沿革。

釋代一一

脈經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此論最明。來數數也。中止疎也。不能自還。弱之甚也。因而復動。但弱無胃也。與兩經之言。若合符節。於此知中止去。奕弱止一間。有胃氣爲奕弱。無胃氣卽中止。有胃氣則雖無力而其動猶覺不勻而勻。故但謂之乍數乍疎。無胃氣則雖有動而極無力以久持。故謂之弱而乍數乍疎。素玉機真藏。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其卽脈經之所本乎。素平人氣象。長夏胃微奕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亦明以奕弱爲有胃。代爲無胃。且不云代而無胃。必云但代無胃者。以其但見奕弱中之疎數。而無奕弱中之和氣。故曰但代。王注以奕而弱。釋宣明篇之代。而於但代直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義各允協。又素脈要精微兩言代。王注於數動一代云代止也。於代則氣衰。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亦

切當。其釋三部九候之代則過。觀倉公傳自知。總之釋脈必先明其字之本義。及引申義而後前人之得失異同可考而知也。

釋鉤毛弦石溜五脈

素五藏別。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案一陽一陰謂一於陽一於陰也。一與壹通。壹專也。夏陽大旺。陰不能與之爭。故曰一陽而鉤脈當之。秋陽剝喪。不能與陰爭。則陰專。故曰一陰而毛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極也。陽勝謂與陰爭而能勝陰也。春時陽雖漸旺而尙爲陰蒙。故其象爲急。而弦脈當之。陽至謂不能與陰爭。故止曰至也。冬時陰多陽少。則陽沉潛。故去來斷絕。而石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多少也。溜脈不言鼓者。以其弱甚也。此陰陽之無勝負者也。中氣也。此經發明四時藏脈之義最精核。曰一曰勝曰至曰過。字字可求。勝至二字。義猶未了。故足以曰急曰絕。讀者所當緣文以求義也。王注誤以一陽一陰牽合上文三焦與肝。由此穿鑿附會。頓失經旨。致言藏脈者。但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釋攢

千金卷十三心藏篇云。夏三月主心。小腸病曰赤脈攢。攢字經傳少見。醫書僅見於此。考禮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侷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本又作拂。費字無侷訓。原本必作拂。拂之別體作攢。故又省作費。若攢省貝爲拂。則省手爲費。理固然也。若經本作費。鄭當破讀云費當爲拂矣。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禮大學是謂拂人之性。箋注皆云拂猶侷也。與中庸注同。可證也。千金赤脈攢云者。謂邪氣拂其脈氣也。後人不知此義。宋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引龐安常傷寒總病論。赤脈攢攢卽攢之誤。龐語正本之千金。而字誤作攢。則不可通矣。

釋解佻

佻字說文所無。以食亦推之。當爲亦。亦通於射。古今人表曹巖公亦姑。師古曰。卽射姑也。詩抑矧可射思。射厭也。然則解佻云者。謂懈怠而厭事也。射又通於夜。荀子勸學西方有木焉。名曰夜干。亦作射干。左昭廿五傳狐夜姑。釋文本作射。夜從

亦省聲。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然則解休云者。謂懈怠而休舍也。夜又通於液。周有叔液鼎。卽入士之叔夜。而周官考工。弓人春液角。近朱駿聲謂液解也。然則解休云者。卽解字之重言也。此王太僕寒不甚、熱不甚、弱不甚、強不甚之訓。所以不可易也。又案食休云者。卽臨食不甚喜好之稱。故曰。瘦人以其未食時若欲食。及臨食則不甚欲食。故曰善食而瘦人。善讀如彼爲善之善兩症名義並同。

釋服

一方之藥料。古曰服。今曰貼。貼字古無。止作帖。說文帖。帛書署也。以木曰檢。以帛曰帖。案檢卽簽也。以檢類帖。是帖卽如。今招貼之謂。明帖卽貼也。文選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注公羊傳曰。帖服也。今公羊僖四年傳曰。卒帖。荆注。帖服也。字從立心。疑卽帖之譌。然則貼與服義同爾。帖占聲。史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古。索隱自隱。度也。漢書注。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由是推之。則醫者隱度其藥物多少。而爲書署。以予人者。宜其稱帖矣。說文服用也。呂覽論威敵已服矣。注。降也。方藥稱服者。言其用以降服病氣也。降服之服。同於伏。而醫方有云一

伏時三伏時者。猶言盡此一時三時之候也。藥物畏火。煮爍。故謂之伏。猶秋之於夏。以金續火名。是時爲三伏也。學者果能隨處顧名思義。則知古人之牖我者至矣。

